

皇朝藩屬輿地叢書

上海華夏書局發行

元朝祕史卷八

那遍將客列亦惕百姓屈下各各分了因孫勒都歹種的人塔孩把阿不兒

卽前文四卷之塔乞也又四卷亦作塔孩又作荅孩

太祖處有恩的上頭

前文四卷荅孩同速客該往王罕處告卽位有功

與了一百只兒斤百姓

本王罕勇士合荅

黑

吉所管也後文九卷以此百姓與豁兒赤作萬戶

稱阿荅兒乞等百姓卽此

只兒斤卽朱里眞之對音注見前文卷七

再王罕弟札合敢不有二女長女名亦巴合太祖自娶了

後文十卷以阿失

黑

等二百人爲從嫁其後以亦巴合賜主兒扯歹按

元史后妃表凡位號三十九人無亦巴合則亦巴合未正位號時卽已

賜與主兒扯歹故后妃表据歲賜錄收載而無此人

次女名莎兒合

黑塔泥與了拖雷

元史睿宗列傳曰睿宗景襄皇帝諱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元史語解及源流均作圖類又元史卓沁台列傳曰乃蠻滅兒乞台合兵來侵諸部有陰附之者不虞太祖領兵卒至諸部潰去乘勝敗之卓沁台俘其主札哈堅普及二女以歸諸部悉平與札哈堅普盟而歸之史稱札哈堅普卽札合敢不之對音然與本紀又雜出紀云克烈部札阿紺孛來歸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札阿紺孛卽札合敢不此二女据卓沁台傳則是俘得据祕史則是來降當是王罕敗後勢窮獻女求盟耳

爲那般將札合敢不的百姓不曾教虜了

太祖再於巴歹乞失里

黑

二人行將王罕的金撒帳並鋪陳金器皿及管

器皿的人盡數與了。

又將客列亦惕汪謐真姓的人

汪謐真姓卽汪古惕也前文七卷及本卷後文均有汪古惕種語就與他兩個做宿衛的教帶弓箭飲酒時又許他喝盞

按輟耕錄曰天子凡宴饗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人執拍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幹脫執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弼則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眾樂皆作然後進酒詣上前上飲畢授觴眾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謂之喝盞蓋沿襲金源舊禮至今不廢諸王大臣非有賜命不敢用焉幹脫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求其意

按卽洪皓松漠紀聞所云揮脫酒也

直至子孫行教自在快活廝殺時搶得財物打獵時得的野獸都不許人

分盡他要者

二人本也客扯連之奴婢故與豁除屬籍也

太祖又說一則是他二人救了我性命一則是長生天護助的上頭將客列亦惕種人屈下了得至大位子裏坐久後我的子孫將這有恩的道理常常知道者於是將客列亦惕諸姓每都分與眾伴當

元史兵志有喀喇衛喀喇即客列對音蓋因客列亦部降人編入兵籍也

那冬就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地面住了

下文有從阿卜只合闊帖兒格起去至客_勒帖該合荅地行則知此爲

王罕_黑林左近之地暫時於此過冬者也上文四卷有迭列禿口子六

卷亦云帖列格禿口子則此文迭格兒與下文帖兒格皆山之口子也

山名阿不只阿闊其山口坦平可屯紮處矣

王罕桑昆父子二人罄身走至的的克撒合勒地面涅坤水處案元史太

宗紀九年春獵於揭揭察合之澤憲宗紀三年帝獵於怯蹇义罕之地

元史語解於此兩文均改爲齊齊克察罕是兩地實一名又皆與此的

的克撒合對音此地既有涅坤水則當在王罕所居黑林之西傍鄂勒

昆河之水處也太祖往日從幹難河到王罕黑林止言土兀刺河不言

鄂勒昆河此必一度土拉河卽到不煩更度鄂勒昆河故耳此次太祖

襲破王罕自東而來王罕父子敗走必望西而遁當度鄂勒昆河此河

之東有地名的的克撒合勒也考元太宗建宮殿於和林以後兩朝皆

常獵於齊齊克察罕知此地在和林之西也涅坤水卽鄂勒昆河對音

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原有二一出杭愛山尾南麓偏西十四度五分

極高四十七度東南流曰姑洛河曲曲二百里南源自西來會南源出

鄂爾吉圖都蘭喀喇山亦作威者伊圖都蘭喀喇山卽大黑山在杭愛

山之南八十餘里源又有一自北麓東南流曰阿木勒稽烏林塔河西十四度六分極四十六度八分亦作烏里雅思他河此地元時屬和林疑烏林烏里皆和林音之轉也一自東麓東流百里而合又東百餘里與姑洛河會始曰鄂勒昆河

王罕行得渴了將入去飲水被乃蠻哨望的人豁里速別赤拏住自說我是王罕哨望的人不信將他殺了本紀曰汪罕出走路逢乃蠻部將爲其所殺案王罕與乃蠻戰敗後益自色楞格河以西皆爲乃蠻所奪其始與太祖攻乃蠻時直至今科布多爲界皆王罕地故數千里無梗阻此時在鄂勒昆河便爲乃蠻哨望人所殺職是故也

桑昆此時在外不曾入去以此就往川勒地面去了

唐書曰貞觀十四年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初麴文泰聞唐兵起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

安能致大軍乎及唐兵臨磧口憂懼發病卒子智盛出降以其地爲
州置安西都護府左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紀功按此碑在今哈密北
之南山口內松樹塘上則沙磧二千里者此卽祕史之川勒矣後文十
五卷云川勒地面無水止有野獸此桑昆所以致渴也以本紀考之則
川勒當是西夏地

至川

勒

桑昆與伴當闊闊出并其妻一同尋水喫

卽四養子之一也舊在札木合營所得其後當是隨札木合去又投王
罕部下故爲桑昆伴當也四養子惟孛羅兀勒成四傑次則失吉忽禿
忽爲斷事官平金國古出亦委付與太祖弟幹赤斤惟闊闊出不終爲
太祖所戮

因見野馬被蠅蟲咬著

劉郁西使記曰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陳誠使西域記曰

塞藍夏間草上生黑蜘蛛甚小噬人徧體皆痛六畜被傷者多死
桑昆下馬將馬教闊闊出拏了潛往欲射中間被闊闊出牽馬走了

本紀曰亦剌合走西夏日剽掠以自資既而亦爲所攻走至龜茲國國
主以兵討殺之按龜茲國今庫車也

其妻說在前好衣服好茶飯曾與你喫穿如今正主上如何那般棄了就
立住不行闊闊出說你不行莫不要嫁桑昆其妻說人雖說婦人是狗
面皮

越語曰雖覲然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婦人從人不尚節義故有此謗

你可將這金孟子與他教尋水喫闊闊出遂將金孟子搬下了與妻同來
太祖處將棄了桑昆的緣故都說了元史閔本傳曰拜住始祖哈里巴
封河東公事王罕太祖取王汗收諸部落引數十騎馳西北方太祖使
人追問之曰昔與皇帝同事王汗王汗今已滅欲爲之報仇則逆天不

祥欲改事帝則有所不忍故避之遠地以沒吾生耳元史類編不忽朮
傳曰祖海藍伯嘗事克烈部可汗克烈滅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與帝
同事可汗今旣亡欲爲報仇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心有所不忍遂
去莫知所之海藍伯卽哈里巴對音也桑昆有哈里巴而不用乃與闊
闊出爲伍安得而不亡哉

太祖說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遂將他妻賞賜將闊闊出殺了

元史朮赤台傳曰朮赤台子怯台怯台子端眞拔都兒太宗時與亦剌
哈台戰勝帝卽以亦剌哈妻賜之按太宗當作太祖若太宗則未及與
亦剌哈戰亦剌哈卽祕史桑昆也蓋賞闊闊出之妻與以桑昆妻配主
兒扯歹之孫同時矣王罕旣亡太祖之國自是與乃蠻鄰

按此文實賜予乃蠻朮赤之妻非亦
史哈之妻此處宜再加一二語否

乃蠻皇帝塔陽的母古兒別速說

元史地理志曰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阿速之男結婚取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有餘里相傳乃蠻部始居此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玉須皆巨浸也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刺北入於海俗與諸國異其語言與畏吾兒同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頗知田作遇雪則跨木馬逐獵土產名馬白黑海東青按史文敘乃蠻未南遷之地在今俄羅斯色楞格河之西岸昂可刺河之上游此爲乃蠻始居若是時乃蠻建庭在今阿爾泰山乘王罕敗後擴境至於杭愛今土謝圖汗三音諾顏部皆往日王罕之地而是時已爲乃蠻得之所以前卷與乃蠻戰以科布多爲戰場此時與乃蠻戰反在東數千里而以杭愛爲戰場也魏默深不明其故妄疑元代和林乃乃蠻王庭蓋讀祕史不熟不知其所緣起耳塔陽元史作太陽罕源流作達延汗乃蠻王亦難察之子也亦難察死其子塔陽

嗣爲汗

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

据此言知王罕盛時乃蠻嘗爲役屬

取他頭來看認得果然是呵祭祀他遂差人往豁里速別赤處割將頭來認得是王罕於是動著樂器祭祀他祭時王罕頭笑了塔陽見笑以爲不祥就踏踐碎了有可克薛兀撒卜刺名字的人說

前擄王罕桑昆妻子百姓者也

死人的頭您割將來卻踏碎了如今狗吠的聲又不好了在前您亦難察必勒格皇帝曾說

前文有察阿孩領忽之子想昆必勒格又桑昆分付必勒格別乞將旄

纛立起則必勒格者貝勒對音也

我老了這婦人年少

亦難察既稱其妻年少則古兒別速或塔陽之後母

兒子塔陽又柔弱是我禱神生來的久後恐將我多百姓守不得這般說有來況而今狗吠有將敗的聲音

外蕃喜畜獵犬每有獵獲犬必先知蓋得氣之先者然則鳴聲或噉殺哀促惟彼地能驗之

夫人古兒別速行的法度嚴峻我塔陽皇帝又柔弱除飛放打獵之外別無技能心性說了

元史兵志曰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冬春之交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爲遊豫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皆有司存再後塔陽說這東邊有些達達將在前老王罕

據此語及後文莫不是達達氣運來了則專以蒙古爲韃靼乃蠻蓋非韃靼類王罕已死桑昆逃西夏亦必僭號故稱曰老王罕

教箇箭說得走出來死了看來他敢要做皇帝麼道天上只有一個日月
地土如何有二個主人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漠北亦有此語

如今咱去將那達達取了其母古兒別速說那達達百姓歹氣息衣服黑
噴取將來要做甚麼教遠有者若有生得好婦女將來教洗浴了擠牛
羊乳呵中有塔陽說那般呵有甚難咱去將他每弓箭奪來

可克薛兀撒卜刺里聽了塔陽的言語歎息著說你不可說大話這話你
再休說塔陽不聽遂差脫兒必塔失做使臣去對汪古惕種的主阿刺忽
失的吉惕忽里說

汪古惕部舊役屬於客列亦惕部上文云將客列亦惕汪豁眞姓的人
與巴歹乞失里二人做宿衛是也忽里猶曰部長也元文類二十三有
閣復撰駙馬高唐忠獻王闊里吉思碑始祖卜國汪古部人世爲部長

則此部乃卜國之子孫也輟耕錄氏族篇色目有三十一種而雍古歹居其一則非蒙古族類也此時王罕已滅而汪古氏宗族來降此忽里之官名曰阿剌忽失的吉太祖仍命其領彼部族也故曰汪古惕種的主知忽里爲部長之名者金封太祖爲札兀忽里故知忽里是蒙古語部長之名本紀曰乃蠻部長太陽罕遣使謀於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卽此事也

這東邊有些達達每你做右手

翼其煽動客列亦部降人爲內應以助之

我自這裏起程可將他弓箭奪了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回說我做不得你右手卻使人去對太祖說乃蠻的塔陽要來奪你弓箭教我做右手我不曾肯從我如今提省你若不隄防恐來奪你弓箭

元文類二十三閭復駙馬高唐王閭里吉思碑卽阿剌忽失的吉惕忽

里之智孫也碑云亡金塹山爲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惕吉忽里一軍扼其衝太祖聖武皇帝起朔方併吞諸部有國西北曰帶陽罕者遣使卓忽難來謂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汝能爲吾右臂朔方不難定也阿剌兀思料太祖終成大事決意歸之卽遣麾下將禿里必答思齎酒六榼送卓忽難於太祖告以帶陽之謀時朔方未有酒醴太祖祭而後飲舉爵者三使還酬以馬二千蹄羊二千角上詔忠武異日吾有天下奚汝之報天實鑒之且約同征帶陽會於某地忠武先期而至旣收帶陽下中原復爲嚮導南出界垣留居鎮守爲疇昔異議所害詔追封高唐忠武王

延式按祕史之脫兒必搭失卽禿里必答思此時差爲太陽罕之使者也而碑以卓忽難爲使名與祕史異似宜加按語以正其失

此時太祖正在帖蔑延客額兒地面圍獵

本紀作帖麥孩川元史以水名之也圖獵必在山祕史以山名之也